

限力量終將枯竭；但卻沒有料到，美國力量的枯竭是由於美國貿易平衡突趨惡化的結果，更沒有料到是由於美國似已捲入永無止境的亞洲戰爭的結果。

現在，美國雖已擺脫亞洲戰爭，但仍捲入中東糾紛之中，無法脫身。但無論如何，美國的最高利益是歐洲的團結。美國沒有理由與法國對抗，更沒有理由要使英國退出歐洲。

第三、當其他歐洲國家表明其態度，如何來迎合英國的要求時，最後的決定則落在倫敦。不過，英國作此決定，為時尚早。

賈拉漢外相在盧京的大喊大叫，是工黨內部親共市者與反共市者意見不合的產物。目前，這兩派尚在觀望階段，並未到達攤牌的時候。當英國進一步說出它所需要的，以及歐洲的答覆明朗化之後，惡劣的天氣即將開始，工黨的掩蓋大傘也不得不收去。這時，歐洲的冷靜與華府的遠見可能造成一種談判的結果，使歐洲對英國的信心不移。

## 法國總統大選之檢討

陳澤豐

法國總統龐畢度（George Pompidou）因患脊髓癌<sup>①</sup>，苦撐多時，終於四月二日溘然與世長辭。龐氏的遽歸道山，使事前無備的執政多數派（Majorité）<sup>②</sup>，難以在短期間內共同推出一位衆望所歸的繼承人，因而造成分裂狀態，也予左翼聯盟一次奪取政權的大好機會。經過兩輪的激烈競爭，現任財政、經濟部長戴斯亭（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終於脫穎而出，以極有限的比數擊敗左派候選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而當選為法國新總統。

往不一定與第一回合所保持的優勢相符，此亦法國選舉制之一大特色。現行兩輪選舉制，隱含有抑止極端派（無論左右）上台或其他在野小黨取得政權之深意，故於法國第五共和政權之穩定實具有莫大功效，無怪乎反對派不斷有修憲之叫囂。

五月五日舉行法國總統第一輪選舉時，共有十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參與角逐，所屬黨派從極右到極左，應有盡有，人數之衆，創歷屆最高紀錄。不過，候選人雖多，為共產黨所全力支持的社會黨領袖密特朗，則始終為民意測驗所看好，因為他是左派的唯一候選人。相反的，執政的多數派却不能齊步驟，造成前任總理夏本德瑪（Chaman-Delmas）與現任財政經濟部長戴斯亭兄弟鬭牆之爭。前者在政壇浮沉多年，從事競選部署最為積極，代表執政黨內的保守力量；後者係「獨立共和黨」（R. I.）黨魁，雖非戴派嫡系，但代表執政黨中的革新進步力量。選舉結果，密特朗獲得百分之四十三點三六之選票，高居首位，戴斯亭居次，獲百分之三十二點九，而夏本德瑪僅得百分之十四點六。夏本的失敗，顯示他並非「民主共和聯盟」（U. D.）

最後，種種跡象顯示，「共市」可能是威爾遜首相策略運用的一張王牌。賈拉漢外相所以在盧京粗暴地吼叫，其目的在安撫工黨內部的反共市者，並激怒保守黨。當然，共市是一個不得人心的問題，但也一定是一個極為激動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面，保守黨的反共市者鮑威爾（Enoch Powell）具有若干影響，他是上次大選公開站出來反對他自己的黨而促使人們投票支持工黨的人。即使共市或歐洲真是一張王牌，則其運用也有一定的時限。為取得最大的選舉利益，威爾遜要利用這張牌使鮑威爾繼續支持工黨，並使工黨親共市的詹金斯（Roy Jenkins，曾為共市問題與威爾遜破裂）繼續留在內閣。但，一旦事情趨於明朗化之後，這一兩全其美的情況就很難維持了。因為，能使鮑威爾歡心的（退出共市）定將使詹金斯無法容忍（留在共市）。因此，要使他們二人留在同一陣營，則不出下述二途：一次長期的重行談判或是一次提早的大選。

## 羣雄角逐的第一輪

法國總統採全民直接選舉制，為求真正代表民意多數起見，取過半數當選辦法。當第一輪選舉時，若候選人得票數超過投票數百分之五十，即為自然當選，不需第二次決選。否則，再由居於最有利地位之前兩名（中途撤退則由次多票者遞補）候選人繼續角逐，以獲高票者當選。由於政黨戰略的運用，最後常形成執政黨與在野黨兩雄對峙的局面，而其中變化甚大。結果往往

R.) 所一致支持的人選，也意味他畢竟已是個過氣的政壇人物，無能號召年輕的一代。此外，夏本前後結婚多次，是一花花公子型的運動健將，在其擔任總理期間，曾因漏稅風波而遭解職，而當龐畢度去世不到三小時，彼即宣佈參加競選。凡此種種，若由他當選總統，在法國人心目中均有不够嚴肅之感。

## 一 第二回合的變化

第二輪選舉於五月十九日舉行，由密特朗與戴斯亭兩人繼續角逐。根據民意測驗顯示，前者可得百分之四十九，後者可獲百分之五十一，票數非常接近，足見競爭之激烈。揭曉結果，戴斯亭果如所料，以五十點八〇對四九點一九<sup>(3)</sup>些微之差險勝密特朗，前者得一三、三九八，四一三票，後者獲一二、九七五、六二二票，這是第五共和成立以來票數最接近的一次總統選舉。

戴斯亭現年四十八歲，在求學時代即有優異表現，以第一名成績自「綜合技藝專校」(Ecole Polytechnique)畢業後，即進入財政部服務，協助第二次大戰後法國經濟的重建。一九五六年當選為國會議員。一九六一年，以三十六歲之英年出任法國財政經濟部長，成為本世紀中法國內閣最年輕的一位閣員。戴氏是一位出色的理財專家，也是法國經濟奇蹟的創造者；由於他的辛苦籌劃，使得法國政府的預算三十六年來第一次獲得平衡，國民所得也不斷上升。其人思想周密，反應敏捷，處事冷靜明快，故不僅深獲已故總統龐畢度的賞識，也贏得法國社會各階層的敬重，因而奠定他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聲望。

戴斯亭所以能够節節勝利，先於第一輪壓倒夏本，繼於第二次決選擊敗密特朗，其原因可以分析如下：

第一、為法國選民對左派的傳統不信任。法國有句政治上的俗話：「法國人的心在左邊，皮囊則在右邊。」一般選民心理，尤其是那些舉足輕重的中產階級，為表示對現實的不滿，常在第一輪先把票投給左派，讓執政黨知

所警惕，這可以說是真正民意的反映。然而，一旦他們發現左派有贏得選舉的可能時，他們就會在第二輪收手，改投中間或右派，這是一種理智的選擇。總之，代表社會穩定力量的中產階級，雖然不滿現實，不斷要求改革，但對於包含共產黨的左翼聯盟同樣沒有信心。他們雖然居心向左，但為了荷包，却知道在最後一刻懸崖勒馬，把票向右投。

第一、為獲得年輕一代的支持。戴斯亭代表執政黨中年輕進步的力量，他所提出的改革主張頗能迎合社會求新求變的潮流。故戴斯亭獲勝的關鍵，不僅在於他獲得所有中間派力量以及絕大多數戴高樂派的支持，也在於他能贏得年輕一代選民的支持。

第三、為顯示「專家政治」的受到重視。戴斯亭在財長任內有卓越表現，充分發揮「專家政治」的本色。年來法國受到石油危機的衝擊，通貨膨脹，物價上升，工業成長遲滯，造成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並增加社會的不安。惟選民仍然選擇他，對他寄以厚望，認為他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適當人選。

## 三 未來展望

戴斯亭就任總統後，預料仍將遵循前任的路線，在內政和外交上將不致有大幅度的改弦更張。

就外交而言，法國仍將與西歐盟國維持合作，而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不過，戴斯亭曾表示，他贊同已故總統龐畢度的外交政策，並願意繼續奉行之。他也指出，美國是歐洲的夥伴，不是參與者。凡此均意味，法國仍將實行其獨立的外交政策。惟戴氏代表年輕的一代，沒有歷史包袱與傳統恩怨，今後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固將以國家現實利益為前提，但或會較少意氣之爭，較易確談，這是可以斷定的。

在競選過程中，戴斯亭曾揭出今後在內政上的兩大努力目標。其一，要使法國成為一個公正而民主的社會；其二，要使法國政治與文化生活近代化。他說：「龐畢度使經濟生活近代化，我要使政治與文化生活近代化。法國各方面（包括政治在內）都需要年輕的新面孔，法國即將有她新一代——戰後的一代，由此新一代，將使法國邁進一個等待已久的新世紀。」<sup>(4)</sup>戴高樂時代已告結束，法國有年輕的一代崛起，因而邁進另一個新的時代，這是此次法國總統大選所顯示的意義。

（五月廿三日完稿）

註①法國官方始終未見宣布龐畢度總統所患何症，也一再對病情保密；一般謠傳他是患了白血球過多症，也即所謂血癌症。註②所謂「多數派」，係由「民主共和聯盟」(U. D. R.)、「獨立共和」(Républicains Indépendants)與「民主進步中心」(C. D. P.)三黨聯合組成。註③